

## 暖心的光

陈宇

不合心意,我们一定尽力满足需求。”随后,宴会副经理小沈带我们查看房间,又搭乘电梯抵达酒店商务区。经洽谈,场地确定了下来,两位经理二话不说,同已下班但还没回家的几位同事一起撸起袖子俯身搬运桌椅,布置场地。他们推着平板车拉了一趟又一趟,车轮滚动的“咕噜”声,成了深夜动听而温情的旋律。沉重的桌椅压弯了他们的腰,豆大的汗珠浸湿了他们的衣领。直至翌日零时四十分,场地终于布置就绪。

我们诚挚地致谢,小章擦拭着额头的汗水,笑着说:“这么晚了,看你们焦急地奔波,我们是真心想帮一把。坦率地讲,加班加点布置场地,我们不会多拿一分钱奖金,但急客所急、以客为尊,把最优质的服务带给每一位宾客,是我们服务的初心。”次日上午,小沈忙前忙后,全程保障会务服务,让这场临时调整的活动得以圆满举办。

傍晚时分,漫步于黄浦江畔,晚风掠

过江面,我不禁想起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的上海城市精神,它早已融入上海的街巷肌理,沉淀为每一位市民的行为自觉,它又是一束暖心的光。

此行赴沪,作为唐山人民的代表,我们身负特殊使命,怀着感恩之心——半个世纪前,上海医疗队逆行的背影,也曾如一束光,照亮了唐山的重生之路。

1976年7月28日,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。时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的王道民,主动请缨带队千里驰援,于震后第三天凌晨抵达。彼时的灾区,医疗设施全毁。他们在帐篷中以汽灯照明坚持手术,衣服被汗水反复浸透,凝结成一层厚厚的盐霜。当年27岁的单友根,以瑞金医院第三批医疗队领队的身份,率队奔赴唐山丰润灾区。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,他们在余震不断的废墟上为紧急转运的伤员重新接骨、再次手术。

此次上海之行,我们专程看望了90

多岁的王道民与76岁的单友根。两位老人精神矍铄,谈及当年抗震救灾的日子满怀深情,也惦念着唐山如今的发展。单友根老先生感慨道:“后来的日子里,每当觉得疲惫难扛,我就会想起在唐山的时光——住草棚、睡卡车,冬天冷得刺骨,一对比,就觉得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。”我们深受感动。

今天,唐山市委代表772万唐山人民,心怀感恩回访上海。我们在工作中又遇到小章、小沈这两位平凡的上海人——他们用爱心与奉献,续写了关于这两座城市情谊的温暖篇章。

回到唐山,每每回忆起此次上海之行,我总是心潮澎湃——救援帐篷里的那一盏盏汽灯与深夜酒店门口那抹橘色的光,医疗队员额角的汗珠与酒店员工衣领上的汗渍,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微光汇聚,便成星河。这束光跨越半个世纪,依旧温暖着我们的心。

(本文转载自《光明日报》)

## 安安静静做自己

张霞

2025年4月份,我离开了工作岗位,正式退休,开始了自在的生活。

早在去年年初时候,我已经在给自己养成一个习惯,就是读书,慢读。之前读书,总觉得太快了,总觉得应该从这本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比如之前读的《大秦帝国》,某个具体的情节、某段话,让我感动、激动、心动,当时却没有写下点什么,如今已然忘记了。

而且,平时很多碎片化的学习,哲学、诗词、文学、历史等等,那些主播和编辑的讲解,是他们自己的理解。这种情况,似乎是吃了别人咀嚼过的饭,吸了别人的二手烟。我总想看一看原著中的表达,作者到底是在说什么,自己能如何理解这些文字。

现在有了时间,我想慢读,系统地读。正好,娟姐寄来了张教授的《太史公春秋》,大部头的,内容庞杂,知识点也多,我打算精读。于是,一边读书,一边写了内容概述。当时想的是总不能读一页忘一页吧,我要在头脑里有个整体的框架,然后丰满血肉,点睛神采。甚至,某些不认识的字,不熟悉的字,我也在一个个学习,像小学生一样。虽然,不久就忘记了。

有人说,你这不是读书笔记,也不是读后感。我说,我在学习,我只是在学习。我不会对真正的书籍品头论足,也不会用自己的角度随意解读。

这样,我开始从粗糙的浏览,转向细细品读。

之后,读了李商隐和王维,这是我一直喜欢的诗人,我郑重邀请他们来我的书房做客。甚至,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,重读了苏轼,大概好几本书。与其说喜欢他们的诗句,那些在浩瀚星河闪烁的文字,我更欣赏文字背后那个人的品性、禀赋、才华,感动他们在命运或顺遂或逼仄中的悲欢。读懂了一个人,才能读懂他的文字,也才能从亦师亦友中得到滋养和成长。

那些几成神句的文字,落到了我的书桌,成了实实在在的句词,真实、朴实、充实。这三位遥远的诗人,实实在在地在我对面交谈,他们敏感聪颖、坦荡执着,内心充满力量。悲哀也是一种力量,最苦的时候,苏轼说,“死灰吹不起”。其实,他内心的火焰燃烧出了最壮美的诗词和书法。李商隐说,“夕阳无限好”。如果你读懂了他,这句诗会让你落泪,酸涩、欣慰、了然。那就是美啊,生命的美,美是有力量的。而王维,谦谦君子,如玉如珮,他把自己雕琢成了一块无瑕美玉,他的诗画只不过是附加之物,他在儒释道的修为都达到了一定高度,更是美学的集大成者。

隔着千年,他们都是纯粹而美好的灵魂。只有美好的灵魂,才能写出美好的文字。

退休后,照顾父母就成了重要的事情,看着父母的老迈,就想起自己的来日。所以看了伊藤吕美的《初老的女



人)以及阿西尔的《暮色将尽》。这两位女性作家,她们六十岁、七十岁,都在工作,甚至八九十岁,还在写作。文笔幽默、语言犀利、头脑清晰、思维开阔,一般人不能及也。阿西尔是编辑,伊藤吕美是教授,她们都读了很多很多的书,所以文思泉涌时落笔成文,是自然表达。日子琐碎、苦累,依然坚持,依然努力,活出了自己的光。比起她们,我们还很年轻。

喜欢上了申赋渔的文字,陆续看了《一只山雀会懂另一只山雀》《匠人》《光阴,中国人的节气》。看他的《匠人》,我有一种深刻的理解,“世事洞明皆学问,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闭门造车的人太虚无,只有生活,才厚重而丰满。你要做到比普通人高出一线,比日常高出一线,你要在生活之中,也要在生活之上,只有这样的角度和视野,才能让人在文字中找到自己、觉悟自己。这就是意义,读书的意义。而《一只山雀会懂另一只山雀》,我看到了很深的孤独,细腻到让人沉醉的文字,是一个写作者的痛苦。像一头牛,一遍遍咀嚼,孤独地思考,从最庸常中品出精髓,缝缝补补,珠连玉缀。所以,文章是什么?

申赋渔是我的同龄人,他中学毕业之后外出打工,然后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。对于名人,是需要祛魅的,否则,他们会活在我们自己虚无的认知中,甚至无知中。如果说,文字能表达出一个人,我希望读更多申赋渔的书籍。我也喜欢这种文字的风格、这种语言的魅力。

因为《悉达多》,喜欢上了黑塞,之前也买过黑塞的书籍,可能缘分未到,看了几眼就扔到一边去了。我没有去过印度,但是在柬埔寨和越南,我看到了印度教、婆罗门教寺院以及遗迹。宗教是一种很偏执的信仰,很深刻的思想。黑塞在最痛苦的时候,通过一个婆罗门少年的一生,写出了个很沉重的命题,人这一生,什么才是最重要的,什么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,但是,这中间的每一步也都是必需的。走过,不是简单的路过,是你的心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命运,那些深沉的痛苦与磨难。梅花香自苦寒来,此之谓也。黑塞用独立的、系统的思想,来表达自己在家国苦难中的特立独行,精妙书写了一个人的成长。历史证明,他是正确的。

后来,我寻到了黑塞的《荒原狼》。

在两个时代的碰撞中,拥有思想的人是孤独的。同理,一个能在现实的阳光下,看到污浊、暧昧、虚伪、诡谲的人,也是孤独的。一个纯粹的人,是孤独的。我们从古今中外的书籍中感受到的共鸣,也只是我们自己情感思想中的一部分。似乎无法想象,你自己就是复杂多面的个体,是一个世界。我们哪一个人,像黑塞一样,深刻剖析过自己?直面自己,是恐怖的,应该也是悲哀的。

历史部分,我看了《两千年间》《历史不忍细看》。那些伟大的人物,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,都有光芒之下的阴影,都有正面与反面,甚至侧面,都有外面与里面。张爱玲说,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,爬满了虱子。历史也是如此。那些微小如尘埃的细节和个体,都有丰富立体的人性悲欢,让人深思。但是,这些,又是真实的吗?

人类历史浩浩向前,车轮之下是刀枪的残暴,是思想和土地的侵略,是人性光芒的燎原之火。历史在进步,文明在进步,科技在进步,可是一个人呢?还是要从刚出生时的无知开始,人类历史太漫长了,需要以千年记。我有时候想,千年之前的李商隐、王维、苏轼,甚至再远的老庄孔孟,我们并没有他们的智慧和才华。说进步,只是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,以及期待明天的自己。

只靠读书,就想拥有古人的智慧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时代不同、经历不同、脑力和心力不同,理解不了古人深刻的思想,很多人做不到知行合一。

人们说,腹有诗书气自华,我只想要一点光,不敢奢求太多。

读历史、读书、读人,都是一样。我们永远都得谦卑地说,自己的所知是有限的,我们永远都得理性地说,事物的好坏只是一部分,不用特别的欢喜,也不用特别的悲哀。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完整认识,谈何其他?也因此,我们可以从容做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天赋的感受和深度,有自己的角度和思维。

我也读了其他的书籍,旅游的居多。读书,其实就是看书,我不喜欢听书,觉得那样学习太敷衍了。除非那些成功学、心理学和网络小说,可以随便一听,一天可以一本书,而这些,是不喜欢的。

读几本书,不足以改变什么,也并不是这一年的全部。那天在火车上,看外面冬日萧条雪欲来,写出一首《玉楼春》:“木瘦禾枯茅苇干。绿麦如茵眉眼亮。斜风云淡渐苍茫,大雪匆忙来路上。四季年来清月唱。书卷不妨随处放。一身山海懒张扬,安坐列车窗外望。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,我不羡慕别人,我只想安安静静做自己。2025年,我觉得自己是充实的。2025年,我在进步。当然,也是我自己认为的进步。

你在,世界就在。生命所及,只不过是时空的一个点。年年岁岁,向前。

去早市转了一圈,看到卖年货的很多,鸡鸭鱼肉、海鲜炒货和各种细菜,卖春联和灯笼的也不少,红红的一片,感觉年味已经迎面扑来。

总觉得年味儿淡了,因为有些年货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日常。当然,春联和灯笼,一般只有在腊月时节才会上市。过去小时候的年味儿,除了炖鱼炖肉的香味儿,还夹杂着鞭炮的硝烟味儿,蒸馒头和黏饽饽的热气,收音机里传来的样板戏唱段,以及烟筒里蹿出的炊烟。其实,还有一种年味儿混杂着铜版纸和油墨的味道,那就是年画。现在又到了大年下,不禁让我想起小时候买年画的一些往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腊月,地摊上并不大见卖年画的,买年画都得去新华书店。腊月的书店里十分热闹,里三层外三层的人,一边挤着,一边仰着脸逗摸。书店往往特意开辟出一块宽敞的地方,摆上栏杆,栏杆里面腾出狭小的空间,一条大案子上摆满了各式年画。案子下方,三面的墙上,包括横挂的铁丝上,年画儿挂得满满当当,一直挂到房顶。这些当然是样品,在每幅画的下角上,都用曲别针别着一张白纸条,上面用墨笔写着号码,相中哪几幅,就必须在扰攘声中高喊着报号,声音小了售货员听不见,好画儿就会被别人抢先,买不到得意的画,年好像都过不痛快。

什么样的画才是好年画,每个人挑选的标准不同。都说河北武强、天津杨柳青的年画好,可那是木版年画,唐山的书店并没有卖,书店里都是那种闪着光的铜版纸、紧跟时代的画。四外八庄的农人,进城买的年画大多是五谷丰登、鱼跃龙门,还有那种胖娃娃抱着鲤鱼,坐在莲花瓣上的画,叫作“莲年有余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除了《井冈山会师》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等一些歌颂领袖的画,样板戏的剧照也占了年画的半壁江山,有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海港》等戏曲电影的剧照。犹记得,我家地震前挂的一幅年画,就是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最后大结局的剧照。但是那张画,由于是在阴森的威虎厅里,画面显得异常灰暗,那时我还年幼,早晨一睁眼就能看到,经常吓我一跳,所以印象极深。

小时候我是由姥姥照看的,而姥姥又极爱串门,所以见到了很多别人的年画。老年人家里,年画大多是唱戏的,有白胡子老头划船的,落款是《秋江》;有一群女将都戴着雉鸡翎子的,英姿飒爽,那是《杨门女将》;有扮成猴脸的,那是《三打白骨精》;另外还有《楼台会》《谢瑶环》《拾玉镯》等等。那时候觉得那些古装画儿怎么都和金属玉石有关,而且毫无生机,实在让人喜欢不来,谁知道过了仅仅十来年,自己却对戏曲迷得死透。

孩子多的家庭,儿童题材的年画居多。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潘冬子背着枪、戴着红军帽在映山红中的剧照,动画片《小号手》吹军号的剧照,色彩缤纷,显得特别好看。如果家里有参军的或退伍军人的,年画大多涉及军人题材,英雄人物的居多,如黄继光、董存瑞、罗盛教、雷锋等等。那时候有个儿歌,必会的,叫《革命故事会》,开头就是:“小弟弟小妹妹,大家来开故事会,你讲金训华,我讲董存瑞,雷锋王杰杨子荣,英雄事迹放光辉。”

直到我上了小学,作为班上的积极分子,我还会用过大人给的压岁钱给班上买一两幅年画,寒假结束开学的时候贴在教室墙上。如刘文学、戴碧蓉、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小英雄题材的。在我们教室黑板边上,有一幅《智取威虎山》杨子荣身披白斗篷、手握驳壳枪的剧照,极有可能是我们班同学在家里顺出来的。我的一位同学的爸爸是影剧院美工,他家过年的时候就贴电影宣传画。满屋子不同时期的电影宣传画,印象深的国内的有《春苗》《决裂》《磐石湾》;国外的有《卖花姑娘》《宁死不屈》《侦察英雄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……我们简直就像来到了电影院,羡慕不已。

年画的内容当然是紧跟时代的。在我的少年时代,风行的年画主要是“上山下乡”的,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的,后来还有“大干四化”的,另外还有积肥的、秋收的、拾麦穗的、兴修水利的等等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后,当年的腊月,李连杰的功夫照成了俏货,尤其是《少林寺》相关的剧照,被人抢购一空,新华书店的栏杆被挤得地动山摇,一些老套的年画成了积压货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电影明星的挂历又开始时兴起来,甚至作为单位的福利和送人的礼品,不过几年之后,挂历也被卷成了门帘子,装饰画又风行一时。年画终于没了影子,可我们全家过团圆的画面,已经深深雕刻在我的心里,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年画。



买年画儿

思橙